

萧乾选集

第 四 卷

文 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萧乾选集

第 四 卷

文 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责任编辑：刘慧心

封面设计：陈世五

萧乾选集 · 第四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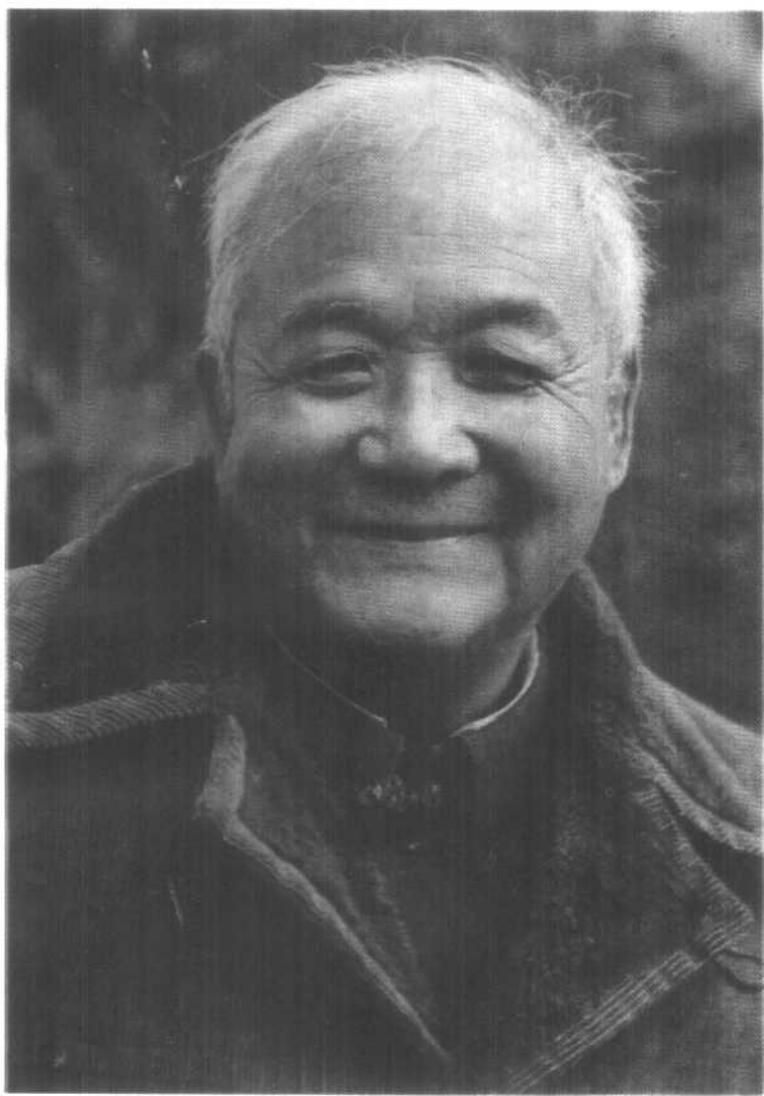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0.625插页7字数217千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书号：10118·784（精装）定价：2.62元



作者一九八二年冬在北京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是一部叛逆性的作品，它冲破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在菲尔丁的时代，文学作品中描写下层人物是不合时宜的事，而在英国社会阶序上，贱民又是下层社会中最卑贱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法律已明文规定和禁止贱民继续从事手工业，也禁止建造房屋，甚至不得雇用其生父的女儿，教会也规定贱民上一教堂不得担任圣职。这些法律及宗教上的歧视，都是给穷人，即被孩子父母所排斥的穷人，也不仅是穷人。菲尔丁不但以这样一个人所共出的孩子为代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而且把他塑造成为一个这个时代上流人物所喜爱的正面人物。他让这个出身卑贱的穷孩子身上闪烁着诚实、正直、勇敢和豪气干云的品德，而相反之下，那个十分富裕的贵族资产阶级绅士梅佳的有利阶级是个十足可鄙的小人。

作品的叛逆性还表现在对菲利亚斯这个人身上。当时，以财产门第为规范，暗明四大才子也只不过是极其平常的事，而在菲利亚斯都

20 x 20 - 400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

作者写《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的手稿

出版说明

《萧乾选集》第四卷，选编了作者从三十年代到现在的文论五十二篇。此次成集出版，作者作了订正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次

I、书评研究

书评家与批评家	3
平衡的心	9
知识与欣赏	13
书评和做人	16
艺术与道德	21
流行与不朽	23
主题与表现	27

II、答辞

前记	33
理想与出路	34
为技巧伸冤	38
文章阉佬	41
创造性	43

理发师·市场·典型·····	46
美与善·····	48
生活的地图·····	50
给漂在帆船上的·····	52
两种心灵的活动·····	55
坚实文字·····	58
客观化些·····	60
论翻译·····	61
临帖：死路一条·····	64
认真：一个妥实的出路·····	66
书评政策·····	70
创作与书评·····	72
伟作是怎样投胎的·····	75
取名的直觉性·····	78

II、评论

评《虫蚀》三部曲·····	85
评《青的花》·····	94
评《出奔》·····	100
《财狂》之演出·····	107
《虾球传》的启示·····	112
史纽斯的诗·····	121
礼赞短短篇·····	127
《王谢堂前的燕子》读后感·····	134
观《风雪夜归人》有感·····	144

义气·骨气·才气·····	146
---------------	-----

IV、序跋

《人生采访》前记·····	153
《珍珠米》序·····	156
《创作四试》前记·····	158
《杨刚文集》编后记·····	167
《叛女》序·····	180
《清泉集》序·····	184
《京华人物》序·····	187

V、外国文艺评介

奥尼尔及其《白朗大神》·····	191
詹姆士四杰作·····	200
英国版画与我们·····	222
菲尔丁及其《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 ·····	234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255
《好兵帅克》·····	266
比尔布姆的谐谑画·····	274
易卜生的《培尔·金特》·····	283
说说这出戏·····	293

VI、附录

萧乾年表简编·····	311
-------------	-----

I 书评研究

书评家与批评家

诗人和批评家爱略特在他的《传统与尝试》一书里说：“这年头批评不景气。一半也是为了生计所迫，多数批评家都沦为‘书评家’，成为草率马虎的工资奴隶了。”这话是说：批评家和书评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书评家是低贱的，批评家是高贵的，写书评是市侩的勾当，写批评是神圣的职务。

另一位当代有名望的英国批评家（已故女小说家曼殊斐尔的丈夫）穆雷却说过相反的话：“书评家和批评家中间是不该有差别的——书评家的职务是评判面前的一本书。但实际上，为了许多拙笨读者的便利，他也得涉及原书以外的事。反之，目前经济的情况在迫使批评家们改写书评。”

显然，穆雷这里并不曾否认这两位似是同行中间的差别。反之，他更加具体地提出了这差别之所在。只是他感到这差别将为今日社会现状所消灭，而且这消灭并不是一件可悲伤的事。

在中国，批评家和书评家的分野还不明显。一面由于真正的大众尚未成为读者，同时，修养厚见解高的批评家也还不多见，贵贱高低仍混沌不明。只有作者及作品评论之分。对作品的批评常统称之为书评。

那么，在工作的性质上，书评家和批评家果然不同吗？我们禁不住要这样问。设若是，差别又在哪里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别是无从消除或不必消除的吗？

许多美国的书评家骄傲地说：“书中有新闻。”歧视和攻击书评的人常把这点做为主要论据。美国一家有影响的书评杂志在社论中曾说：“一篇爽直的书籍新闻总比那些不三不四的批评强。书评可以侧重评价，但所评的既是新书，就必须含有充分的新闻性，就得是新闻才成。本志对于评价的工作加以重视，但一篇书评的内容须有三分之二——至少一半是新闻。我们提倡这种新闻性的书评。我们提倡用写凶杀案的那种本事来写书籍新闻。”

无疑地这种提倡要遭到同行的否定，批评家的藐视和读者的不信任，因为这办法潜伏着无限危险：匆忙的记者先生抓到了一本书，随手翻出一段“新闻”，坐下便写了出来；不问该书的全部真正价值，不问读者客观的需要。我们反对这种书评。虽然不少书评家否认这传统，但事实却证明着它的存在。这条路是没有一个批评家肯走的。所以，在这点上，两位同行中间象是有了极明显的差别。但这差别是由于书评家走了歧途，轻视了评论工作的尊严。

有的人视书评为介绍，因为它简短扼要，极少指摘。但这实不是一个可靠的区别，因为贬斥性的书评也是常见的。

如果介绍是指陈述一下作者及作品，那是无论书评或批评都应包含的成分。但仅有这点介绍性的陈述既不成为书评，更算不得批评，因为它还缺乏评者对全书客观的判断。光介绍还算不上书评。不幸在中国许多书评都是好友执笔的，不是为帮助读者选择而写的。

另外有的人认为二者的差别在于对象的不同。批评家的对象是作者，所以要侧重一本书在学术上的地位；书评家的对象是读者大众，因而必须多做内容介绍的工作，并负有代替决定“买不买”的义务。一个批评家才有权力指摘书的毛病，纠正错误。书评家充其量只是在未读过原书人面前的一个“报告者”。所以今日书评大部篇幅只是为原书写个提纲，在尾端放上“应人手一编”之类的推销语。书的页数计算得很准确，自己的见解却忘记放进去了。而批评家呢，则可以忘记那七八页逐句的勘误表将如何令读者头痛，那些专门的考察如何使一本浅显的书被学究的道袍掩起。那种口气，那种目中无人的傲慢态度，使读者连原书一并怕了起来。不，书评家与批评家不应在这点上区分。一个不顾读者的批评家和一个忽视作品背景的书评家一样不中用：因为他们都负有着解释和判断的双重义务，同须为一个“精细读者”做出结论。那结论也同是个人的，探讨性的。没有批评家能做出最终的判断。没有书评家在书评里可以把评价完全摒除。

有些人把二者的差别放到深度和广度上。这似乎便是穆雷所提出的。一个书评家的范围是他手边要评的那本书。他无须顾及那本书与原作者其他著作的关系，更用不着去过问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批评家呢，自然就该忘记读者对原书

内容了解的程度。他只须证明在这本书里作者创作能力已经如何退步，或竟至破产，说这本书远逊于法国象征派某某大师的某书，但第三章又颇有南欧风格一类的话。指天画地，把读者说得茫然，把作者气病。如果这种差别已经存在着，我们应鼓励它存在下去吗？一个对文学思潮无清晰概念的人不应充文艺书评家。对某某作者的作品一向毫无夤缘的人也永不能对那人零星的文章说出公平中肯的话，因为了解是一切评价的基础。文艺是积累性的工作，是和作者的生活分不开的。缺乏了这种了解，一切皆易成为陌生。所以，如果这种差别存在时，也只是程度上的，数量上的，却绝不是根本性质上的。

如果世界总刮顺风，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后的中国将如何了呢：当了若干世纪文盲的大众将睁开了眼；一本应时的书动辄销到数十万；报纸成为忙碌人的必读物，供给着百万读者以一切必要的知识。那时，必有一些嗜书的青年坐在报馆里，写着每周新书评论。机轮飞似地旋转着，旋转着，等着排印这些青年的书评稿。那时，情形或者将会促成同路的分野，不幸的分野。

在那样的时代未临到以前，如果从事批评的人建下坚固的壁垒，避免工业生活袭入后把两家分隔开也是可能的事。在实质上，这两位同行不应有差别。批评家多往深处探索一些，书评家在广度上多着力。书评是为非专家的一般大众所做的评论。在形式上，它似浅近些，但同批评家一样，做书评的人应有清晰的历史概念，对于作家应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作品应有透彻的见解。书评家的工作实在更艰难一

些：他不但要有正确的观点，并须以活泼浅显的语言传达给大众；他不但应注意内容和意识，同时也不宜漠视装帧的美观。在对内容的评价之外，还要顾及印刷的质量。象个小学教员，他懂得的很多，却能用忍耐和机智约束住自己。解释而不命令，陈述而不说教。既要保持自己主观的见解，又要时刻顾到客观需要。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更艰难的是，书评家接触的多是新书，且常是新进作家的书。批评家则可以由书橱底层抽出一本十八世纪末叶的杰作，在百余年内多少聪明人的评论基础上，再申述自己更聪明的意见。但这种高雅的事书评家是没份的。五千本书已摆到书店里了。读者等待他说几句干脆负责的话。他不能忍心任他们等着，自己坐在沙发上翻看心爱的狄更斯。他得放下一切自己心爱的书，倾心而迅速地读完那本新书，提笔写出简扼负责的意见。不但述出本书的梗概，还须判明它的价值；仅自己主观的欣赏不够，还得指出它的用途。

遇到新进作家呢，面前简直是个犯罪的陷阱，书评家随时可以掉进去。过分的奖誉也许会鼓励起这位新人的浮躁，而往往一本不成熟的书几乎糟到不容人说一句好话。若是老实指出了毛病呢，至少会使他两夜不能安眠：一个酷爱文艺的青年，绞着脑汁写出这本书，苦苦地讨得了出版家的恩典才使这处女作得见天日。他是多么需要鼓励啊！他直央求着：你说句好话我就写下去了。如果我努力，我将能写得比这好许多的作品。不错，每个大作家的初期作品都不是成熟的。眼前这位或许是大未来的大作家。但这种预支，这种通融，却最易丧失批评的尊严。

这些问题却不常难住批评家，因为“流行”的书是“流行”的书评家的领域。但支配着大众思想的却正是这些流行书。

我们需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